

编者按

过年好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暮色装点着路上行色匆匆往家赶的人。时空跨越，岁月如歌。倏忽之间，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一天滑过去，孩子们一茬接一茬地像嫩葱儿一样追上来。事易时移，唯有文字里的年不会变味，依然阖家欢乐，亲情圆满，一起把酒话桑麻。

双闰年

吴辰

来。这些时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一个一个来补上，会把日历弄得乱七八糟；但是不补上又不行，毕竟那些时间确确实实被人们所经历过。于是，聪明的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些时间攒在一起，凑够了一定数量一起过。在阳历中，平均每4年可以攒够整整一年，于是，2月每四年就有一个29日，这一年我们称之为闰年；阴历则比较复杂，平均每19年能多攒出7个月，所以有了“十九年七闰”的说法，多出的这些月份我们称之为闰月。当闰年和闰月相遇，就有了今年这样的双闰年，对2020年来说，是闰年，对庚子鼠年来说，同样也是闰年。

所以，双闰年的时间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双闰年的班也不是凭空多上的。

那么，多上的这些班是不是能给我们多带来一些工资呢？并不能。

中国人虽然在平时生活中习惯使用阳历，但是，对于春节这样阖家欢乐的重要日子，还是得阴历说了算。

于是，阳历负责发工资，阴历负责过传统节日，各有分工，互不影响。

虽然工资没涨，但是对于2月29日出生的人们来说，等了四年时间，终于能过一次生日了，这也是一件幸运的事；而对过阴历生的人们来说，则可以在两个四月里过两次生日，至于是长大了一岁还是长大了两岁，看自己心情决定就好。

此外，庚子鼠年更是传说中的“两头春”，在2020年2月4日立春之后，2021年2月3日又将迎来一个立春，这正预示着2021年也必将是好事成双的一年。

了，淡淡的清香一缕缕飘来，氤氲在凌冽的空气中，红梅似乎受到腊梅的传染，花骨朵依枝待放，岸柳在风中摆动着，在向不远处的春天招手……

自然万物似乎都在蠢蠢欲动之时，烟火气的人间正热火朝天忙年。民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口里哼唱歌谣，看杀猪匠杀年猪，似乎是一件有趣的事。院中，一口大铁锅，大锅旁乃一水泥台案，台边有横单，横单上挂满了铁钩子，以备钩猪肉之用。把放过血的猪放进滚水的大铁锅里。都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在屠夫的眼里，死猪也是怕开水烫的，烫到什么程度，似乎只有屠夫能感知，恰到好处，好褪毛。只见屠夫缓缓有致地翻动着开水中的猪，之后，迅速把猪钩到水泥案子上，用小尖刀在猪右后蹄处割开一小口，插入管子，吹气，渐渐地，猪便在案子上鼓胀了起来，扎住气口，此时，屠夫右手握住铁刮子，似乎是眨眼之间，三下五除二，变戏法一般，光溜溜的雪白的一头猪，便躺在眼前。

杀猪年，不杀猪怎么好意思叫年呢。

除夕日，家家煮肉、剁饺子，像白菜、萝卜之类的素馅，剁碎之后，还要用纱布挤去水分，家家户户呼呼的剁馅声响，似乎是要叫醒沉睡了一冬的春。

大寒节气到了年岁的尾声，完成了一年周期的闭环，它的结束，也意味着一年四季的开启，春去秋来，岁月滚滚，变化中有坚守，坚守中有变化。

年节，在外谋生的人大都要回家过年，这一习俗，由来已久，似乎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于今尤烈，“春运”一词也应“运”而生了。

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姜夔在除夕夜披星戴月往家赶，那是他一个人的春运，人急舟不急，小船悠悠缓行，让诗人浮想联翩，诗思纷呈。

时在岁暮，海岛上某一个午后安静的一刻，我才注意到向南的窗户与阳光有一个斜角，这个斜角很窄，所以就只有一小片锋利的光射进来，正因为这样，这片光显得比外面的阳光还有耀目，极像是某种人生景象，大处无形，小处绚烂。这个阳光斜角的形成到底开始于何时，当然取决于太阳的角度，但常识告诉我，它在秋天以前是不存在的，它是冬天的馈赠，就如同北方的瑞雪。如果不注意，不会察觉到它曾经在窗户内无声地出现并在春分之后离开。进入年前的日子，斜角越来越大，大到不能再大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年过完了，提醒你任何一段时间都是惊风过原。这时节，进来的阳光越来越多，窗前书桌上，盛满了冬日的温暖。细思极喜，原来是在上天的一种善意和故意，这样的安排真的是十分美好。就算是手头还有没干完的活计，但看看这一小片阳光，就足以消解疲倦。

桌上是几本新淘来的书，《穿过森林的男孩》是美国作家加斯·斯坦的新作，刚读完，一个男孩如何跟父亲相处的成长叙事，让我觉得非常萦绕，而且气息暧昧。男孩叫崔佛，十四岁时父母分居了。他跟着父亲来到深藏于一片森林中的祖宅，期待着这座老宅能够卖掉，心想得到一笔钱就可以让父母复合了。但在这座祖宅里，他发现了令他伤痛的一段家族恋情，父亲只是这家人一代代之间的爱和忧伤的承继，而这片古老幽暗的大森林，则是发生这一切的不祥布幕，如何穿过一片森林，实则是家族命运和情感的隐喻，是一种加斯·斯坦式叙事的迷人手段。

这部暖心的书让我记住的另一点是介绍作者的一句话：现与妻子、三个儿子以及一只名叫彗星的狗同住在西雅图。这里划重点的是这只狗，与作者一同出镜，地位如此尊崇。掩卷一笑之余，只惊叹于这部书译者的智慧。离开虚构的崔佛，故事之外的我却有些迷幻和淡伤。我想起了我少年时代与我父亲的相处经历，平淡无奇，一点也不华丽，但又温暖如他冬天加在我身上的一件厚布衣。那是他最厚的一件冬衣。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快放寒假了，送我上学路上父亲脱下这件厚布衣给我穿上，身上只剩下一件薄衣，迎

着彻骨寒风骑自行车，我坐在后架上，被父亲的身体挡住了风和前面的路，看见田野一格一格地往后退，收割后的稻田里裸露着干裂的土地，水沟边竟没有一个牧鸭人，天地寒得一片凝固。

父亲不说话，但我知道他冷，他必须把我送到镇上的学校。一路上只有车轮的磨地声、车链条的咬合声，还有呼呼疾奔的风声，反衬了一种可怕的寂静，这种寂静与冷有关，与我父亲的冷有关。至今，我屏住呼吸还能听见当年的声音和寂静，仿佛一部反叙述的交响乐。

此时，在年尾的时光，我轻浮如尘的思绪，打开和关上，都一样地困难。

而一部书，却轻易带着我走进了一片森林中。崔佛跟随父亲深入的这座大森林，不仅在书里，在现实中一样令人不可思议，似乎只有这样一座挂满藤萝和落满腐叶的大森林，才能承载一种悲悯美好的氛围。

我的城市里没有森林，只有移植的树木，但我知道，我无论生存的所在有没有生长着一片森林，我的一生里，却一定站着无数片树林。别说我十四岁之前没有看见过一片真正的森林，就算就业后近十年，也没有走进展过诸如五指山、霸王岭、吊罗山、尖峰岭等这样的热带雨林，奇峰异木、鸟飞走兽的盛景，只是我一段很长时期的想象，后来终于有机会走进了大山，看见了迷宫般的森林，深为磅礴恣意的翠绿所惊讶，但让我从内心的低回里涨出欢喜的，依然是那一片片给我荫凉、留住往事的小树林。譬如，有一片小叶桉和木麻黄混生的树

## 一些无关岁暮的闲想

王卓森

林，就在我家与外婆家的路上，之间还有一个叫博才的小村子。离开村庄之前，我基本就在这片树林里撒尿、奔跑、牧牛，经历着并不完美但无忧的少年时光。每年冬天一到，这片树林里就会有青烟升起，在捡柴火老人的带天下，一种山野美食开始被孩子们生火制作。树底下，来自不同村庄的孩子，各自结伙，烧红垒砌的小土窑，把从各家地里挖来的地瓜往里送，再砸塌土窑煨熟地瓜，拨出的热地瓜那个香呀，直接可以让放牛的小孩把牛放丢，让捡柴火的老人就地把柴火烧了土窑。

这片树林的另一头是我外婆的家。每年大年除夕，我父亲会差使我去给外婆送大阉鸡。一只被绑住双脚的大阉鸡放篮子里，一路被我提着走向和穿过这片树林，鸡羽毛十分斑斓，把冬天的灰暗都给晃亮了。大阉鸡伸着头好奇地看着一路的光景，两只小眼睛滚动着，不知在寻思着什么。有一年给外婆送大阉鸡，走过博才村的刺竹林时我脚板被刺到了，流了不少血，很是惊慌，博才村的哑巴阿叔张新瑞路过，帮我止了血，还背着我过了一道浅溪水。我把这个事告诉了父母。父亲有一次收菜看到张新瑞，就塞给了他几把菜。张新瑞咿呀半天，说不出话，但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父亲已经过世，张新瑞也不年轻了，但一直没有成家，没有女人看上他。这个冬天一场村庄社戏场里，我遇见了张新瑞阿叔，他走过来跟我咿呀呀了一番，我不断地点头，给他递烟点烟，他脸上微笑着，荡着一种简单的快乐。他穿着很整洁，手里握着一只始终亮屏的手机，放着歌在场子边转来转去。我从小就看见，在很多场合，张新瑞阿叔都是这样穿得很整洁的，白衬衫黑裤，冬天加外套，从不作贱自己。这样也很好理解，毕竟他是一个单身，只能尽人力而听天命，况且他的生命已经被命运按下了静音键，他不欠这个世界，他只是善良地活着。

今年冬天不冷，晴暖催人情，但事指向年关，清心不得。因为一些想法，因为一部闲书，说了一些往昔，还是阳光、树林、村庄和少年成长的这些旧话，但与河水一般已经流到前面的生活何干呢？

H 名家志琼

建州城怀古

王弘海

建州城堞久蒿莱，  
胜国流传尚可哀。  
洞主有祠依绿树，  
美人无地问青梅。  
千年往事空啼鸟，  
一代踪迹尽劫灰。  
远浦溪前东逝水，  
凭高怅望意迟迟。

注：建州城：即元代所建定安县城。  
元天祐二年（1329年），元文宗为感谢流放海南时定安县人王官的照顾，升定安县为南建州。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南建州，复定安县。

作者王弘海，字绍传，号忠铭，明定安人，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登进士。是明代名臣、教育家。历任庶吉士、翰林院检讨、编修、会试同考官、国子临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在文学上卓成一家，著有《尚友堂稿》、《吴越游记》、《南溟奇甸录》等名篇。他一生为官贤能清正、同情民众、关心教育事业，流芳千古。

H 诗路花语

回家过年

陈波来

我羡慕回家过年的人。那么多人  
匆匆在路上，怀揣一幅小到折叠于  
乡音的版图

或者，从新家到老家、异乡到故乡  
不过是挤得变形的蛇皮口袋和拉杆  
箱

拖行的那么一小段，一边发出欢快  
的吱吱声

他们万众一心，再辽阔的山水也要  
挤成

一趟春运的火车、长途客车、渡轮或  
飞机

我羡慕他们。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  
人

忙碌一年而渐至僵硬的身体，突然  
在年头春情荡漾

突然发现，能够在一条叫回家的路  
上走到黑

路尽头，父母端坐，灯火通明  
有一个远处可以安心，有一碗热腾  
的酒

可以敬遍父母和兄弟，浇漓围拢一  
堆的亲情

我羡慕甚至迷恋回家过年的一切  
而今于我，回家的路终因父母双逝  
而模糊

回家的脚步，却像尘埃里撇开的花瓣

一朵又一朵，水墨洇出一般，在怀想  
中闪现

而今轮到我，说回家过年的人多  
么有福啊

就像有了扎根于心的信念  
人在异乡，腰杆是坚挺的，就像我有  
过的一样

春夜帖

路白起来，醒着  
狗的巡逻惊起月光  
夜风吹过潮湿的树木  
泛着空洞的回音  
月光像白漆油过，多少个夜  
它们这样待着，棉花般  
仰望倾斜落下的星光

我们走过，夜风吹一遍又一遍  
一半是树的影子  
一半是自己的影子

林水文

## 腊月炊烟直

刘峰

记得小时候，一到腊月，父亲不管  
再怎么忙，有两样事决不会耽误：一件  
是清烟囱，另一件是劈硬柴。做两样  
事的目的，是为腊月烧灶。他的理由  
其实很简单：灶如果烧不好，腊月就会  
废掉，过年就不顺，来年就不会安神。

父亲上屋清扫烟囱，命令我当下手。  
平日健壮如牛的父亲，此时像一只猫，  
手持长竹竿，竿梢绑着芦苇扫帚。  
蹬着梯，上了瓦，父亲蹑手蹑脚，  
生怕一不小心踩破瓦片。到了烟囱边，  
他将芦苇扫帚一头朝下，将竹竿插进  
烟囱，转着圈儿，慢慢清扫。守在灶下  
的我，只见灰尘簌簌而落，萧瑟而下，  
人仿佛在“仙境”里。

父亲一边清扫，一边大声问：“烟  
灰落完了没？”我眯着两眼，捂着鼻子，  
大声回答：“差不多了。”父亲又喊：“拎  
桶水上来。”我拎了半桶水，扶摇而上，  
递给父亲。父亲又命令我下去，他要  
冲洗烟囱。守在灶下的我，只听见  
“轰”地一声响，一团黑雾过后，一滩黑  
水滚滚而来。我成了小花脸，烟囱干  
净了。

接下来，是劈硬柴。乡人出门“七  
件事”，柴摆在第一。硬柴，是家乡的  
土叫法，一般指的是木桩、树蔸之类  
的柴火，而将稻草、麦秸、柴草之类叫  
做软柴。腊月里烧硬柴，火猛，耐烧，  
香。父亲是个有心人，平时积了不少  
木桩、树蔸，贮放时间一长，上面竟长  
了不少白蘑菇、黑木耳。

脱掉棉袄，抡起开山斧，父亲就成  
了程咬金。只听见他喝了一声“让开”

，白光一闪，手起斧落，“喀嚓”——  
木桩一分为二。看父亲劈柴，让人觉得  
他气概非凡。但他劈树蔸时，我会站得  
远远的，树蔸很实，斧头有时很难劈开，  
而且容易弹起。砍树蔸，需要一定的耐  
心与技巧。

两样事一完，父亲开始张罗烧灶，  
摊豆丝，打糍粑，杀年猪，蒸年糕，炸丸  
子，炒年货。烧硬柴，先要用软柴引火，  
硬柴一旦燎着，就会蓝焰熊熊，越燃越旺，  
火星四溅，噼啪作响，不久，灶上人汗流  
浃背，灶下人红光满面。

大人全力干活，让我安心守灶。  
一闻到灶上香气，我会不时伸出脑袋：  
“好了没？”母亲就答：“好了，好了！”然  
后，将好吃的递上嘴，有糍粑、鱼丸、肉  
糕、腊鸡、酱鸭，等等。平时，这些东西  
是很难吃上嘴的，快过年了，大人一般  
由着小孩吃，小嘴流油，管够。

新鲜劲儿一过，我又坐不住了。  
想溜，但又不能溜远，水火无情啊！趁  
大人不注意，我就到屋后转悠，去看村  
景，看左邻右舍忙前忙后。就在这个时  
节，我发现了炊烟之美，并留念一生。

由于父亲的“功劳”，炊烟，经曲折  
幽暗的烟道，由下而上，袅袅飘出，干  
净，轻盈，清柔，笔直，像一束薄纱巾，  
似一首朦胧诗；“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清晨，它是一缕乳白；晌午，它是一  
缕苍灰；黄昏，它是一缕金黄；月下，  
它是一缕青紫；一缕，又一缕，缕缕不  
绝，隐没天空，渐渐消失不见。

——写到此，我忽然想家了。



投稿邮箱  
hnrybyfb@163.com



《冬阳》(油画)

周昌新作